

王林文集

WANGLINWENJI

王林著 ④



解放军出版社

王 林 文 集

(第四卷)

火山口上

王 林 著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林文集/王林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5065-5810-5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1294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:100035)

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:147.625

字数:2055千字 印数:1000册

定价:280.00元(全七卷)

目 录

打回老家去(独幕话剧)	/ 1
火山口上(独幕话剧)	/ 15
黎明(独幕史剧)	/ 45
活路(独幕话剧)	/ 59
警号(独幕话剧)	/ 70
火把(三幕话剧之一幕)	/ 83
老虎(独幕话剧)	/ 93
家贼难防(三幕话剧)	/ 101
方式方法(独幕喜剧)	/ 146
死蝎子活毒(独幕话剧)	/ 163
亲骨肉(梆子戏)	/ 183

附 录

评《火山口上》及其演出	/ 214
西北角上饶有历史意味的“一二·一二”剧团	/ 219
致吕正操司令员的信	/ 226
史沫特莱女士	/ 228
《火山口上》后记	/ 231
《家贼难防》前记	/ 235
开展戏剧的游击战	/ 237

论冀中村剧团运动	/ 242
冀中文运简史	/ 252
农忙时节,村剧团怎样活动	/ 260
火线剧社在抗日烽火中诞生	/ 263
我怎样学习写话剧的	/ 270
革命老区一代妇女典型王秀鸾	/ 286
冀中的莫里哀(代后记) 张学新	/ 291

打回老家去

(独幕话剧)

时 代 一九三六年冬,深夜。

地 点 西北“剿共”前线一山坡上。

人 物 李 贵 二等兵

高 升 二等兵

张排长 年三十二三岁

高升之母 年五十余岁

布 景 黑夜中,起伏高低的山岳轮廓。山坡上地面不平,荆棘丛生。大雪纷飞,北风怒吼。

(幕开时,高升着一身棉军装,背步枪在夜色苍茫中彷徨,直打冷战,时时作瞭望敌情状。)

(李贵从左后方上,打着寒噤。灯光渐渐由暗变亮。)

李 贵 换班的时刻,咋还不到呢?

高 升 越急越不到。

李 贵 大北风真他妈的冷!刮到身上,简直像刀子戳进了骨头,浑身都要冻酥了!

高 升 要不真有冻死的吗!

李 贵 昨天晚上守卫,胡大有突然一咧嘴,栽倒在地上就起不来

了。我过去一摸，哼，没气啦！（稍停）我们可别跟他一路去了啊！

高 升 那谁能担保不呢？当了兵，就什么也别顾忌了，小命还不是成天掖在裤腰带上！

李 贵 （忽停，深思似的问）仗什么时候才打完了呢？

高 升 那谁知道？

李 贵 中国人跟中国人打个什么劲儿？究竟为什么？

高 升 那谁知道呢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呢？当老总，你就听命令得啦，管那些闲事干什么！

（沉思，二人彷徨）

（顺风吹来歌声）

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
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。
我们要做民族解放的先锋！

……

李 贵 你听！
倭寇屠宰了东北父老，
又来关里蹂躏我们的同胞！
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，
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。
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，
弟兄们，抗日军不打抗日军，
携起手来，赶走小日本，
打回老家去！

李 贵 老共真他妈的可恶，专会挠人痒痒的地方。我刚忘下了老家，他们又给挑拨起来了。哎，四五年没有一点音信，家里究竟怎么样了哇？

高 升 听说日本鬼子对咱中国人可厉害了！

李 贵 那还用说，要不我就怪惦记着老家。

高 升 你想回老家吗？

李 贵 哼！（沉思）老总能当一辈子？一个月三块零六分，就把命卖了？

高 升 你想都卖给人家，人家还不要呢！一老一残废，人家马上赶走你！

李 贵 （颓唐状）我早就不想干这个了。回到老家去，守着那几亩地过庄稼日子，多自由自在！

高 升 （感动状）那是，那是。

李 贵 尤其是在晚上站岗，满腔的心事就都钻进脑子里来了。我不只想念我的爹妈亲友，连那些小时候玩耍的田野，河边上的芦苇坑，也叫人怪想念的！

高 升 自己的乡土，也不知咋的那么有味。我跑的地方多了，却总觉得都不如自己的老家好。

李 贵 可是，自从老家被日本鬼子霸占了以后，听说年轻小伙子一点活路也没有了，尤其是从关里回去的，他们更要当反叛看待，抓去押起来，十个有八个给活埋了！

高 升 回不去家，那么只得要饭去了？

李 贵 要饭去？前年我们的队伍退出北平、天津以后，宪兵第三团一听见带东北味的穷人，就抓去当土匪拷打。这样看来，要饭去也不是我们的活路。

高 升 （忧状）照你说来，那么，我们就只得死了！

李 贵 就是死了，也是个游游荡荡的冤魂，也不会埋在叫人安乐的土里。哪如葬在自家的老坟茔地里好呢。

高 升 叫你这一说可难办了，死又死不得，活又活不了。

李 贵 若能回老家那可好了。（稍停）咱家穷是穷，可是还有几垧地，一处破房子。就是混不上饭吃，还有老亲戚老朋友呢，也不至于冻死饿死啦。

高 升 叫你这一说，我也怪想老家的。我家里还有爹妈兄弟呢。

李 贵 我家的人口也不少，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看呢？咱们就这样永远漂流下去？

(后台传来歌声)

倭屠宰了东北父老，
又来关里蹂躏我们的同胞！
听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，
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，
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。
弟兄们，抗日军不打抗日军，
携起手来，赶走小日本，
打回老家去！

李 贵 (侧头倾听)可就是，中国人跟中国人有什么仇，老自己打自己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一齐打小日本去！

(张排长打着手电筒走上)

张排长 (向李、高)干什么的，你们？是不是跟老共那边的人聊天呢？

李 贵 (立正)没有，没有。你瞧哪里有外人？

张排长 老共最厉害的武器是侦探。不论小孩、女人、老的少的，都是他们的探子。都不许接近！

李、高 是，是。

张排长 他们的探子，打扮的什么模样都有。他们说什么好听的，也别信。他们最会欺骗人。中央政训员不是常给你们说吗？

李 贵
高 升 是，是。

张排长 他们硬要走近我们，不论是什么人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拿起刺刀就戳死他们。这是上边的命令，听见了吗？

李、高 是，是。听见了！

张排长 不要再拉闲天了，这叫敌人容易发现我们的步哨位置。快快回去，个人监视个人的区域去吧！

李 贵 (向右后方走，排长瞭望一周，将下时，李忽问)报告排长，我有件心事问问排长，为什么日本鬼子欺负我们，我们不去打他们，反倒

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呢？

张排长（稍停）你的脑壳里头钻进什么虫子去了？怎么忽然想起这种事来了呢！

李 贵（吞吞吐吐）忽然想起了老家，忽然想起了爹妈净叫日本鬼子欺负，我便烦闷起来了。

张排长 日本鬼子欺辱咱，你怎么知道？中央政训员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们？

李 贵 从关外过来的老乡多了，哪还有透不过风的墙？

张排长 当老总想家还行！官长的家，爹妈兄弟不也被日本欺负着？可是光想念他们有什么用呢？趁早别提他们得了。

李 贵 别提不行啊，老往脑子里钻呢！

高 升 那么，请问排长，咱们为什么不去打小日本呢？我们可不恨他们？

张排长 我不是政训主任，我不懂政治。我是军官，我只会服从命令。

李 贵 东三省失了，顶受苦的是我们。我们的爹妈兄弟姊妹们，像叫化子一样，四分五散，流落在各地，受尽了苦难，受尽了轻视侮辱。并且人家还把失东北的罪名加在我们的身上。为着自己，为着我们的爹妈兄弟们，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去呢？

张排长 蒋委员长不是说过了吗，“攘外必先安内，打完了自己中国人，才去打日本！”

李 贵 打完了自己中国人，才去打日本？恐怕不到那时候，日本早把中国完全吞灭了。

张排长（皱眉不语）

李 贵 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时候，蒋委员长命令我们不要抵抗，赶快退出沈阳。日本进占锦州的时候，蒋委员长叫我们把守长城。日本又来攻长城的时候，蒋委员长又叫我们退守北平、天津。日本又要北平、天津的时候，蒋委员长又调我们到湖北、河南去打老共。去年日本又要华北、长江的时候，蒋委员长又赶快叫我们给人家闪开，逼着我们上这西北来

打老共。可是我们要问问,这种安内方法,究竟是为了日本,还是为了自己?

张排长 (稍默后,支吾地答)你不知道呀,我也不知道。等中央政训员来了,你再问他们去好了。

李 贵 (撅嘴)不知道,还打个什么劲儿?

张排长 你不打,中央还给发饷吗?况且中央的队伍,时时刻刻地在监视着我们呢!

高 升 这小子们肚子里揣着什么心呢!(怒)

李 贵 (皱眉、生气)

张排长 别胡思乱想了,赶快干个人的去吧!

李 贵 (视张排长去,摇手招高升)我们军人多可怜!死了不知道为什么,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以为我是个糊涂虫,想不到排长也不明白!(冷笑)

高 升 他就是明白,也得叫你多糊涂一会儿啊!人若一明白了,谁还肯做糊涂事呢?

李 贵 说实在的,我们干的事也只有糊涂着干才行。不仅常常有吃黑丸的危险,还有冻死饿死的危险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

高 升 那谁知道!

李 贵 我们的爹妈兄弟在老家受日本鬼子的气,我们在这里就这样受苦造孽,真是怪事。

高 升 要不得叫咱们糊涂一点好吗?你瞧你这一问,问得人多难受,叫我也不能糊涂下去了。

李 贵 糊涂本来不好,可是料想不到,对于别人也有好处。

高 升 哼!

(灯光渐渐变暗,仅可见二人彷徨的身影)

(后台传来高母的声音:“哎呀,好冷的风啊,冻死我这老婆子了!升儿啊,我到哪里找你去呀?哎呀,冷啊!……”)

高 升 (倾听)

(高母声:“哎呀!冷啊!升儿啊……”从后边走上)(灯光由暗渐渐

变亮)

高 升 站住!(握枪势)

高 母 哎呀,冷啊!

高 升 还不站住……站住!

高 母 (仍向前走)哎呀,冷呀!……

高 升 再动,开枪了(作劈刺姿势)

高 母 (惊倒,呻吟)哎呦!

李 贵 刺死了吗?(怜悯声音)

高 升 没有刺,大概是冻死了。

李 贵 冻死了?

高 升 也没有,还喘气呢!

李 贵 (走近高母)听说老太太,小孩子也都叫老共赤化了。可是不信快入土的老太太还会信什么主义!咱问问她。

高 升 问那个干什么,怪冷的。上边有命令,给她一枪弄死她得了!

李 贵 别、别。逗弄逗弄她。问问她真心给老共当探子,还是被逼着不得已。

高 升 找那麻烦干啥!

李 贵 (推她)老太太,你真心信老共,还是假信?

高 母 (呻吟)

高 升 (以脚踢)唉,老太太,我听中央政训员说,你们共产共妻了。要是谁共到你当老婆,可倒霉了!

高 母 (呻吟)哎,冷啊,儿啊!……

李 贵 (惊)唉,这老太太,怎么还是咱老乡的口音呢?(转向高母)唉,老太太,你是干什么的?说实话。

高 母 我是,我是找我儿子的。我儿子进关当兵了。

李 贵 (向高升)咦,真是咱老乡!(向高母)你是哪里人?

高 母 我是(喘)我是奉天皇姑屯的。

李 贵 (向高)唉,还跟你一个屯的呢!

高升 (惊)跟我一个屯?(向高母)你住皇姑屯街里?

高母 唔,住皇姑屯街里。

高升 (大惊)咦,口音怎么这样熟?你姓什么,你儿子叫什么?

高母 我婆家姓高,我二儿子叫升。

高升 这不正是我亲妈吗!

高母 哎呀,你是,你说你是我儿子升,真的,真的?

高升 我真的是你儿子升,妈!(立即搀她)

高母 你就是我儿子升,你就是我儿子升?(惊异地用力睁眼,就近他面孔认)我这别是在做梦吧?

高升 做梦?(惊异地环视左右)

李贵 这是你妈,高升老弟?(去扶她)

高升 (惊觉般的)妈呀,你不是在做梦,我真是你儿子哟!

高母 升呀,(就近,亲昵状)我可见到你了!

高升 妈呀!

高母 儿啊!

高升 妈呀!

高母 升儿哟,我可见到你啦!

高升 妈,你冷吧?(脱外套)

高母 别别,你别冷着了,出门在外的。妈老了,不要紧,你别,可别脱。

高升 我不冷,我年轻火力旺。

高母 (她穿上后,更作冷抖状)

高升 妈呀,天真冷啦,你老人家穿这样薄!(用手摸)

高母 (瑟缩,作寒声)我是秋后起的身。

高升 妈是从老家来的?我爹,我大哥、三弟呢?

高母 你还没听说吧,你大哥被日本鬼子绑去杀了!

高升 (跺脚)杀了?!

高母 杀啦!(流泪)罪名是反满抗日,妈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高升 哎!(仰头长叹)哥哥啊!

高 母 你爹忍不下这口气，拉着你三弟就当义勇军去了。

高 升 （急问）现在呢？

高 母 谁知道呢！打从出去了，一年多啦，始终没有往家捎过信，谁也摸不清他们的下落。

高 升 （皱眉，咬牙）

李 贵 大娘，咱老家那里，老百姓就这样没法混下去了，日本鬼子就这样欺负我们？（攥拳怒目）

高 母 还有更厉害的呢，我三言两语哪能说尽？（抖颤、喘气）好哇地，日本鬼子随便霸占了去种稻子。百姓有一句话说走了板，密探就给捉了去弄死，喂狗，往肚子里灌凉水踹“啪”……法子可多可惨了！

李 贵 我们的爹妈兄弟们就生活在这种可怕的地狱里边？

高 母 要不百姓们都想造反吗？

李 贵 我们的爹妈兄弟姊妹那样受日本鬼子的气，我们在这里反倒自己一家人杀一家人，这不是傻子吗？

高 升 你别提这个了，我要急疯了！

高 母 他们自己想造反，也盼望你们打回老家去呢！

李 贵 我们立刻打回老家去！我们不能再忍耐下去了，我们不应该叫我们的爹妈老是被日本鬼子宰杀了！

高 升 （痛苦地浑身抖颤）

李 贵 高升老弟，还有什么难过的？我们不是已经找到了光明的路子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做人家的爪牙，我们要给父母报仇！

高 升 那是一定的，可是我心里有事。（转向高母）妈哟，你何必来找我呢？我当着一个二等兵，有什么体面呢？

高 母 儿啊，你这话可说错啦。体面不体面，自己生的儿子还嫌吗？（宽恕地笑）自从你进关当了兵，四五年没有给家捎信；你爹又不管我了，你说我还活得什么劲？只要见到了你，马上死了也甘心。升儿啊，你不知妈多想你呢！

高 升 妈，我，（感动流泪）我并不是不想念你，可是我怎么养活得了你，我哪能尽一点孝道呢？

高 母 升儿啊,我只要见你一面,就是马上死了,也甘心呀。升儿啊,谁愿在关外受日本的气呢!

高 升 (痛苦为难状)

李 贵 高升老弟,这你发什么愁?你的饷不够,有我的呢,我的再不够,还有朋友们的呢。弟兄们义气,平常日子吃饭喝酒的,有这点困难还不肯帮忙。高升老弟,不要为这事为难。

高 升 (皱眉)唔。

李 贵 可是,高大娘,您黑更半夜怎么来到这儿了呢?

高 母 我逃难逃来的啊。可是我走错了路,我走到大西边子去了。走了有四五个月才碰到一个老乡,人家告诉我说走错了。听他的话往南走,可是有条黄泥汤子大河挡路。没有钱,摆船的不给摆船,说了很多好话,人家才给捎过来了。哎,这时已经大冬天了,幸亏当地老百姓好,收留起我来,给我吃给我穿;要不,我还冻不死饿不死吗!

李 贵 大娘,路上逃难的多吗?

高 母 多着呢,简直像赶集逛会的。

李 贵 那么多!(惊,皱眉,眼发呆)

高 母 你想,谁肯在关外那样受日本鬼子的气呀!

高 升 我妈的命可苦啦,有儿子不能得济,沿路要着饭来找我。

李 贵 你妈的命真苦!她老人家受了一路的罪,可是终究还能母子相见了呢。你瞧我的爹妈,在关外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气,为了找我这不孝的儿子,流落在外乡,还不知道要饿死冻死在哪里呢!

(张排长匆匆上)

张排长 (盛怒)你们堆在一起胡吵胡乱叫的干什么呢?这不容易叫敌人发现我们步哨的位置吗?太浑了!

(大家沉痛地静默)

张排长 (用手电筒照,忽停向高母,大惊)咦,这是谁?她一定是老共的侦探!上边有命令,不许跟那边的人接近。你们不听,你们违抗命令!(掏手枪)

高 升 报告排长,她是我的妈。(以手指示)

张排长 胡说八道,你妈黑更半夜里会来到这里?你还想骗我!中央政训员不是常说吗,老共的探子可诡计多了,他们会想很多法子。

高 升 报告排长,这老太太确是我妈。

张排长 确是你妈?(电筒照,摇头)

高 母 我真是高升的亲妈,官老爷!

张排长 (稍停)你妈来这里干什么?

高 升 我妈在关外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气,她要着饭找我来了。听说我们的队伍在这里,她便马上摸着黑找来了。可巧就碰着我了。

张排长 (沉思片刻,忽转向高升)世界上哪有这样巧的事?她一定是侦探!

李 贵 排长,她真是高升的妈妈。

张排长 是他的妈,你怎么知道?你们一定是叫她迷惑住了,合起来欺骗我。

李 贵 决不是,排长!

高 升 你听她的口音,像不像我妈。

张排长 我担不起这责任,中央政训员处处在监视着我们,一不小心,他们就给秘密报告上去。(转向高母)走,这老太太,走!看弟兄们的面子,不弄死你。趁早赶快离开我们的阵地!

高 母 官老爷,你可怜可怜我这穷老婆子吧!

高 升 她真是我妈!

张排长 是不是你妈,明天再说,反正今天夜里不能让她掺进我们的阵地里,我担当不了这责任!

高 升 你忍心赶走我妈,叫她冻死在雪地?

张排长 (皱眉)你要知道我违抗了命令,也要军法从事呢!

高 升 那么请排长不必赶走我妈,索性就地打死我们娘儿俩好啦!(怒目提枪)

高 母 可别,官老爷,你可怜可怜我们这穷娘儿俩吧,你修善积德吧!(跪,高盛怒地搀起)

张排长 (一手扞心口,皱眉摇头)

(遥远的歌声)

中国人不杀中国人，
中国人不杀中国人，
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，
我们要做解放民族的英雄！

高升 (激动)报告排长,我是不愿意自己中国人杀害自己中国人了!我是不乐意再给日本当开路先锋了,我要做民族英雄,我要打回老家去!

张排长 (仍在怒)你要做民族英雄,你要打回老家去,我不反对。可是中央没有命令,你能随便乱动吗(声忽变弱,手枪垂下)高升,我平常日子哪地方错待你啦,你怎么净给我小鞋穿呢?

高升 排长,我哪地方得罪你啦,你竟忍心叫我的老妈妈冻死雪地里,竟忍心不许我报父兄的仇呢?

张排长 (转身向观众,沉思皱眉,小声自语)我们谁跟谁也没有仇,也没有得罪谁啊!

高升 你的老家也在关外,难道你就乐意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们永远被日本鬼子欺侮着,不给他们解除痛苦,不给他们报仇去?

张排长 (稍候,苦恼的自语)是的,是的。我的家也在关外,我的爹妈兄弟姊妹们也正受着东洋鬼子的欺侮,还说不定被杀害了呢!四五年没有家信了,谁能知道老家究竟怎么样了呢。哎,我为啥还自己中国人杀中国人?我为啥还逼着弟兄们作孽?我为什么不领着弟兄们打小日本去!

高、李 (怒视排长的态度)

(遥远的歌声)

倭寇屠宰了东北父老，
又进关来蹂躏我们四万万同胞！
听呀，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号，
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，
我们不要自煎自熬，
叫敌人笑呵呵地袖手取巧！